

大竹的竹

黄世海(四川成都)

大竹的竹,因天作之合而生,缘星月演绎而长。挺拔,秀逸,清香,柔美,纵横交错,如梦如幻。大竹,因竹大、竹多而得名,名声海外。

大竹地处川渝以东,秦巴以南。唐武则天久视元年(公元 700 年)始置县,距今 1300 多年的历史。幅员面积 2076 平方公里,地形呈“三山两槽”的“川”字形分布。境内有五峰山国家森林公园,启于先秦、兴于三国的古官驿道,云雾山景观等。其间平坝与山脉相连,秀峰与奇石媲美,翠竹与溪曲幽幽,苕苕与香椿争艳,身临其境,颇有世外桃源之感。

我是带着对大竹的好奇,随省作协采风团的同仁们踏上这片土地的。你看,那满山遍野,房前屋后,田间地头,成片成笼,成林成海的竹子,可谓是清气满园,幽篁拂窗,竹影婆娑,让人倾心不已。我曾在课本里早就读过苏轼的“宁可食无肉,不可居无竹”的诗句,此时一见,才领悟了大文豪对竹痴情的含义。经过一天的采风活动,方知大竹生长着楠竹、斑竹、慈竹、苦竹、金竹、水竹、刺竹、芦竹、观音竹、白夹竹、凤尾竹、罗汉竹等 24 个竹种,竹林面积达 39.8 万亩。我们所到之处,眼前大大小小的、高高低低、密密麻麻、枝繁叶茂的竹子,郁郁苍苍、重重叠叠、深深浅浅,绿浪翻涌,浩如烟海。它们在大竹这片土地上亲密无间,形影不离,众星拱月一般地托举起大竹这片俊秀的城池,让大竹在巴蜀大地上容姿英发。

大竹,别名称竹城,自古以来就有“绿竹之乡”“中国苕麻之乡”“中国糯米之乡”“中国香椿第一县”“中国醪糟之都”的美称,连续多年获得“中国西部百强县”“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”等殊荣。正是因为这些竹子积淀起来的文化底蕴,成就

了大竹的昨天与明天。

说起大竹的竹文化,最为盛名的还要数大竹的竹唢呐,那它是一支怎样的乐器呢?若粗略一看,其形状与传统的铜制或木制唢呐没有什么区别,但只要你仔细一瞧,就会发现,它的全身除了哨是燕麦杆外,其它部分全部由本土的罗汉竹制成,有六个孔五声阶的大竹唢呐,可吹奏出高、中、低音,音色与铜唢呐相比略显沙哑,但更具本土特色。据当地爱好音乐的同志介绍,它起源于明代,至今经久不衰,且仅大竹独有,并且是用祖宗秘传的隐性换气法吹奏,有齐奏、独奏、重奏、轮奏。表现形式也具多样性,一人可表演,同时口吹四支唢呐,鼻吹两支唢呐,口鼻同时吹六支唢呐的特技,还有倒立表演、两人重叠表演、嘴里边吃糖或吸烟而由两个鼻孔吹奏的表演、两个鼻孔里各塞一根钢钉后,再由两个鼻孔吹奏的表演等等。每逢红白喜事,这一民间娱乐活动都有精彩呈现,仅吹奏的曲目与方式不同而已。而今,这一独特的竹唢呐吹奏,被列为“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”。

竹子,象征着气节和傲骨。竹的谦虚,竹的淳朴,锻造出大竹人虚怀若竹的精神风貌,也锻造出了这片地流芳、景色奇瑰的风水宝地,孕育了众多的文化名人和丰厚的历史文化。将其分类,有以破山和尚为代表的禅宗文化,以探花江国霖为代表的廉政文化、以哈儿将军范绍增为代表的民族爱国文化、以革命先烈徐德为代表的红色文化等。至今,这些文化都得到了较好的传承和发扬,人们更没有忘记那些穿竹林、过竹海与敌斗争的英勇事迹,为大竹县革命斗争的发展和壮大作出了卓越贡献的优秀共产党人。如徐德、徐永弟、张为铸、刘先慎、陈尧楷、徐永

培、徐相应等众多的大庙寨烈士的英名,永远铭刻在竹乡人民的心中。

竹子,洒脱、活泼、清新,带着骨子里的冲劲、豪迈、俊逸,坦荡如虹,节节向上,繁荣生长。大竹的竹,不仅是通往幸福生活的一条大道,也是赖以生存、丰衣足食的资源宝藏,更是大竹人走向世界的一张名片。大竹县境内除了精美的竹编工艺外,还有许多名扬海外的特产。颇为盛名的有三郎竹席、巴山红香椿、大竹苕麻、东柳醪糟、黄柏、观音豆腐干、笨鸡蛋、蒲包山腊肉、施咸菜等特色美食,以及大竹白茶等。我们采风团一行还在五峰山景区品尝到了竹笋宴的醇香美味,村民们把竹菌、竹荪、竹毛肚、竹胎盘、竹蛋、竹心虫等加以烩、爆、炒、炖等,不会功夫,一桌完整的竹笋宴就端上了桌。

大竹的竹,汇纳的是一种气质,一种氛围,一种生存的态度,只要我们用心去触摸、去品尝、去感悟,她就如一首饱含乡土气息的山歌,从遥远传唱至今;如一颗古朴的明珠从遥远璀璨到今天;如一座历史博物馆,抖落的是岁月,留下的是风骨,是气节。大竹人民是幸福的,更是幸运的,他们是竹子哺育成长起来的真正宠儿。

行走大竹,竹子在微风中瑟瑟的声音,在月下疏朗的影子,都让我们深深感动。走进竹乡,就像走进了故乡,找回了久违的童年。邂逅的每一个人,他们都剥去了伪装,摘下了面具,袒露出真实的自己。静谧的竹海,凉风如水,明月如盘,像母亲一般把我拥在怀中,显得格外的温馨和谐。

回望大竹,那竹影深深,是我最迷恋的地方。

学生习作选登

念

李思宇 (武侯高级中学)

你要写念
就不能只写念
要写平湖烟雨的激湍
写不识春风的人面
写接天映月的缱绻
写漱石枕岳的夙愿
你可以写风,写月
写遍世间万千卷
独独
不写与他相见的那一笺

桂圆

张爱佳(北二外成都附小三七班)

今天,我的妈妈买回来一大盒桂圆。
我迫不及待地拿出一个,看了看,发现桂圆又小又圆,和葡萄大小差不多。摸摸看,桂圆像穿上了一件浅棕色的外套,虽然它的外套并不光滑,甚至有一点凹凸不平,然而这更加增添了桂圆的特点。
剥壳时,只听“咔嚓”一声,桂圆的壳开了一个小口子,一股清香迎面而来。当它的壳都剥掉后,我看得见晶莹剔透的果肉,像钻石一样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当我把它放进嘴里,那一刻,桂圆的香甜、可口的汁水拥进我的嘴里,我顿时感觉幸福极了。
吃完果肉,我看见一个又黑又圆的小球,摸起来十分光滑。我把它种在楼下的泥土里,真希望明年秋天能结出成千上万的桂圆啊!

一片丹心系康巴

罗智刚(四川成都)



离别之时,温暖而伤感。为什么“温暖”?我想是因为一步一个脚印走遍康巴千山万水,用心用情爱着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民;为什么“伤感”?我想是因为终将离开这片为之付出心血、倾注感情、无限眷恋的土地,告别大山深处的乡亲,难舍难分、牵肠挂肚。

2018 年,组织选派我援藏,挂任甘孜州委组织部副部长,从此与雪域康巴结下深厚缘分。在甘孜工作 1000 多天,下乡超过 400 天、行程 20 万公里,写了 7 本工作笔记,讲了 20 余万字讲稿,走遍金沙江、雅砻江、大渡河 3 大流域偏远乡村,10 余次面对雪灾、山洪等带来的生死考验。援藏 3 年,让我在忠诚奉献中接受崇高的红色洗礼,在治理实践中根植深厚的人民情怀、在艰苦斗争中经历宝贵的人生积淀。

抗疫

2020 年春,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,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沉痛灾难,素有“藏房艺术之乡”美誉的道孚县受到波及。1 月 24 日,道孚确诊首例新冠病例,随后接连增加。当时,武汉封城、全球静默,疫情与多重风险交织。

面对严峻复杂形势,我主动请战,赶赴前线。2 月 15 日,州委、州政府成立“应对道孚疫情现场指挥部”,州委书记、州长担任双总指挥长,时任州委副书记担任现场指挥长,命我担任基层和群众工作组临时党支部书记、常务组长。

“动员全员抗疫,县级干部包乡、科级干部包村”是我们工作组发出的“第一道指令”,但遇到了阻力。有的说“身体不好,去不了”,有的说“家里有老人需要照顾”……
疫情就是命令,时间就是生命。记得 16 日凌晨,在部署会上我讲了这样一段话,“疫情已经严重危害到道孚百姓的生命健康。他们是我们的父老乡亲,是我们的亲人,这个时候需要我们站出来。我一个援藏干部,主动请命驰援道孚,因为我我觉得在生死面前,我应该与人民在一起。大家是土生土长的道孚人,更应该克服困难,选择留下来,选择上一线。”后来道孚县政协主席琼措讲,“罗部长讲的‘在生死面前选择与人民在一起’激励了我、感动了我,我当场主动站起来承包疫情严重的乡。”
困难一个个克服,难题一道道解决。我们会同县委、县政府,果断实施全员下沉、蹲点把守、火线入党、火线

提拔、制定高原抗疫规则、全线督导和全民核酸、居家、消杀等工作,成效明显。

从 2 月 15 日成立现场指挥部,到 3 月 31 日解除最后 1 例医学观察病例,与人民风雨同舟、生死与共的 46 天,基层和群众工作取得“疫情无对外扩散、群众无群体事件、寺庙无佛事活动,基层战斗有力、人民生活有序、社会安定有效”来之不易的战绩,受到省州指挥部肯定。

“把手挽起来,我们众志成城,保家园抗疫情,我们是雪域的雄鹰,任凭狂风暴雨,……我们必胜!”这是《道孚·加油》歌词节选,道孚人民在鲜水河畔传唱着庚子鼠年春“保家园、抗疫情”的故事。

抗洪

2020 年 6 月 17 日,丹巴县半扇门镇梅龙沟突发特大山洪泥石流,冲毁沿线 30 余公里的道路、村庄、产业。随后,接到州委急令,赶赴丹巴救灾。

6 月 20 日,在推动抢险总体方案有序实施后,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半扇门镇。当通过岳水坪中桥往北约两三公里后,路基被冲毁,路段完全塌陷。当时,通信时断时续,把后边跟来的同志吓得不轻,“联系不上前车,以为被泥石流冲走了……”

紧要关头,州委紧急调派我赶赴一线,这是莫大信任,我也幸不辱命。会同县委、县政府,研究完善抗洪抢险方案,开展重构组织、调配力量、安置灾民、配送物资、灾害预警、加固河堤等工作,因救灾有序、伤亡小,受到省委、省政府领导的表扬。

其实我明白,在危急时刻我们只是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,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才是最大功臣。

这次抗洪与死神擦肩最近,每每想起深感后怕。始终感恩组织,每遇险情,委以重任,有幸在紧要时刻与人民在一起。

产业

雅砻江畔,沃野千里,青稞灌浆、土豆花谢、豌豆满荚,夏秋之际,高原粮仓,丰收连连。

援藏 3 年,到平均海拔 4000 多米的北路出差频次较高,有时 1 个月跑五六趟。除了干部考察、党建推进等常态业务,研究思考较多的是产业发展。深知脱贫的关键在产业,发展的根本在产业,治理的良方也在产业。

时常走进藏族老家乡,发现家家户户囤积大量青稞,少的有几六千斤,多的有几万斤。他们说“储备粮食防天灾”。看的次数多了,就与

窗外的雨不停地下着,雨点打在车窗上发出阵阵鼓点,就像在河边跳的弗拉门戈。月光瘫倒在河畔,鹅卵石上多了少许银毯,浪和风在推杯换盏,不醉不还。看来,他们也同样留念这个小村子,留念这里的人、留念这里所发生的故事。

每每在睡觉前,脑海总会浮现起那纯洁无邪的笑容。这久违的笑容仿佛是山村孩子们的独特标志,对于我来说,又或许是一次心灵的洗礼。城市的喧嚣与不安一扫而空,换来的是祥和与宁静。

她,(我暂且叫她秦姑娘吧)一个人背着书包,一边踩着月亮的影子一边在嘴里嘟囔着什么,蹦蹦跳跳地朝自己家的方向走去,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秦姑娘。

刚开始见到她,她很害羞,每到她上台做自我介绍时,她总是脸憋得通红,双手不自然地紧贴着裤子,只有脸颊上的酒窝还稍微显得自然。我走上前去拍了拍她的额头,对她竖起大拇指,“放松点,别紧张。”我冲她笑了笑,她也冲我笑了笑。过了几天,我们逐渐熟悉了起来,她也不那么害羞了,每次我们做游戏的时候,她总是第一个跑到我们身边,扯了扯我的衣襟,小声地说:“我可以来吗?”再到后来,我们相互分享自己的故事,谈起自己的梦想,每当问起她的梦想时,她总是低下头,平淡地说:“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梦想,我只是想找一个好朋友。”

总有人问我,她明明只有八、九岁的样子,为什么叫她秦姑娘?是的,她的确只有八、九岁,可她的思想举止和那稚嫩的脸庞格格不入,我甚至不愿意在姑娘前加一个“小”字,怕玷污了她超乎寻常的成熟。

在秦姑娘很小的时候,母亲离开了人世,父亲为了养家糊口外出打工,从此以后她便和奶奶一起生活。如今,关于父亲的印象,秦姑娘脑海里只剩下了依稀的轮廓和胡子紧贴她的脸时的痛感。她说:“我一点也不羡慕那些有爸爸妈妈的小孩子,我觉得这样挺好。”

我知道,孤独二字在秦姑娘心中埋得很深很深,仿佛从出生开始就伴随着她,这种孤独逐渐变得理所当然起来。

后来几天里,我想竭尽所能,帮助秦姑娘走出内心的孤独,让她的孤独不再是理所当然。确实,她开朗了许多,也逐渐愿意与我们交谈。秦姑娘笑起来的酒窝是那样的可爱、纯真,我从世俗带来的凡心也被她融化。

可是,乡村里又有多少个“秦姑娘”呢?

每每于此,我总会蓦然叹息,每一个孤独心灵的背后都是一段触不可及的往事,潜藏在每一个留守儿童的心里,而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帮助他们发掘这些种子,让种子在每一个留守儿童心里发芽开花、让他们“懂事得不再令人心疼”、让他们稚嫩的脸庞配上应属于他们美好年华的梦、让他们走出内心的大山走向诗和远方。

汽车行驶在泥泞的小路上摇摇晃晃,我倚靠在车窗旁静静地看着,窗外的世界突然变得模糊起来,不知是雨浸湿了我的眼,还是泪涂满了窗。沿着河畔,我们离开了村子,离开了这几天一直陪伴着的人和事。随着村口的路牌渐渐远去,我的记忆也仿佛渐渐消散,我忘记了第一天来到这的夏日炎炎,忘记了操着乡音冲我微笑的面容,忘记了村口旁的葡萄架。或许,我还忘记了秦姑娘……

突然的颠簸将我从思绪里拉回现实,竟发现手中还攥着一只皱巴巴的千纸鹤,里面写满了名字。在纸的一角,我惊奇地发现了那个熟悉的名字,在名字的旁边还写着这样一段话:

“谢谢你,让孤独不再理所当然。”



让孤独不再理所当然

曾天(西北农林科技大学)